

性格 — 酷妹

(台湾) 杨丽玲 著

台海出版社

欲望橄榄丛书·之一

性格一酷妹

〔台湾〕杨丽玲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字:01-1999-277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橄榄丛书/杨丽玲著, - 北京:台海出版社, 1999, 9

ISBN 7-80141-101-3

I. 欲…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9455 号

丛 书 名/欲望橄榄丛书

书 名/性格-酷妹

著 者/杨丽玲

责任编辑/谢 香

装帧设计/小 兵

版式设计/王兴泉

印 刷/河北星海印刷厂

开 本/787×1092 1/32

印 数/10000 套

印 张/42.75

字 数/868 千字

版 次/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台海出版社(北京·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) 邮政编码:100088 电话:010-62359051

ISBN7-80141-101-3/I·31 全七册定价:68.60 元 本册定价: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小苋一辈子忘不了那奇惨无比的一天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，恐怕也永远忘不了，从此对她印象深刻。

情况本来可能不至于那么糟，如果小苋心甘情愿一点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；问题是，只要她不感兴趣的，或被逼迫着去做违逆心意的事时，她的脑神经细胞就会突然集体造反，完全不受控制，做出许多令人抓狂的事。

糟就糟在那天，小苋根本是被押着去的。

原以为她的临时抱佛脚，在高中联招里，若能忝为“中间份子”，约莫就算祖上有德，该拜爷爷敬奶奶了，为免孤注一掷，死得太难看，她不很乐意地在父母恩威并施的陪同下，还考完了五专和高职联招。

未料结果却大爆冷门，放榜后，小苋的成绩出乎意外地好。

别人联考得高分莫不欢天喜地，对她却是磨难

的开始。

一早，仿佛前世与她有仇、最爱看她倒霉出糗的何慕德就到了。

“不能不去吗？我肚子好痛呢。”小苋可怜兮兮地赖在皮沙发里不肯起来。

“肚子痛？严不严重？”何慕德皱皱眉，摸了摸小苋的额头。

“没发烧呀！”何慕德疑惑地。

“谁说肚子痛会发烧的？有点医学常识好不好？”小苋瞪了何慕德一眼。

“生病还这么凶？显然不太严重。”

“谁说的？好痛哦！”小苋捂着肚子哀哀叫。

“要不你先吃点征露丸什么的，我们早点出发，办完选科系的事，就去看看医生。”

“不用啦，我想我只要休息一天就好了，”小苋缩在沙发里，大眼睛闪呀闪地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只是这样——恐怕就……就没办法去……登记学校选科系了哦！”

“这样啊？”何慕德研究似地眯起眼睛。“别担心，我一个人去替你搞定。”

“可是当事人没去，校方不会接受的啦，害你白跑就太对不起你了，不用去啦，大热天的，容易中暑呐。”小苋暗暗祷告何慕德会被说服。

“安啦，我一定会说服他们，让你能够顺利入学就读。”何慕德悠闲地坐在小菟对面的沙发上，跷起双腿，打开小菟的双肩式背袋，慢慢拿出登记学校选科系的所有必要证件和资料，逐一检查，放进牛皮纸袋里。

“咦？这是啥东东？”何慕德好奇地从背袋里取出一个加菲猫形状的布质中型包包，就要打开拉链。

“唉唉——”小菟紧张地将加菲猫布包抢过来。里面藏着非紧急状况下不轻易使出的法宝，那法宝虽不至于致人于死，却也够恶质的，若被何慕德发现就惨了。

“下么那么紧张？”小菟的态度反而引起何慕德的好奇。

“是，是——是女孩子专用的东西啦。”

“噢，噢——”何慕德故意拉长尾音，眨了眨眼，一副恍然大悟状。“有翅膀的吗？”

“要你管！”小菟哼一声，却暗自松了口气，所幸何慕德不再对布包里的东西感兴趣，否则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点子，岂非功亏一篑？好险哦！

“不过这种事，我最好打个越洋电话给伯父伯母，”何慕德收好牛皮纸袋，喃喃自语，作势拿起电话要拨。“不明原因的腹痛恐怕非比寻常，等我帮你办妥学校的事，就带你去看医生彻底检查一下

哦？”

“不必不必，没那么严重啦！”小菟连忙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抢下他的电话挂掉。

“还很有活力的样子嘛，嗯？肚子不痛了？那我们就走吧。”何慕德贼笑着。“小屁屁，再假就不像喽。”

“警告你不要再乱叫我的绰号。”小菟咬牙切齿地捶了何慕德一肩。“笑什么，牙齿白呀？讨厌鬼！选什么学校，要读什么科系，是我家的事，要你来管？鸡婆！”

“要不是伯父伯母托我，管只狗都还比管你有趣些。”何慕德最恨人家用鬼字骂他，那是他后母成天咬在嘴里骂人的口头禅。

“你是马屁鬼呀？我爸妈给你多少好处？”

小菟看他脸都拉下来了，又窝到另一张沙发里，衷心期盼他会因而被激走。

然而何慕德显然是吃了秤砣，丝毫不为所动，板着脸，竟然像拧小鸡般把小菟整个人拖起来，拽往大门。

“哎哎哎，干什么，哎哎你你你哎，别以为力气大就可以仗势欺人，臭何慕德，我警告你——”小菟挣扎着，双腿乱踢，双手乱挥，白皙的脸庞上，原本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雀斑因为生气而微微浮现。

手上还拿着牛皮纸袋及小菟的背袋的何慕德差点制不住她。

“啊！我的东西！我的东西忘了啦。”慌忙间，小菟发现加菲猫布包还丢在桌上，死命掙出何慕德的掌握，冲回去拿。

“看你有多蠢！”何慕德气呼呼地抢下加菲猫布包，连同牛皮纸袋塞进大背袋，然后硬将背袋套在小菟脖子上，空下两手，一把抱起小菟。

“讨厌鬼，你干么啦？臭鸡婆鬼！狗臭屁鬼！狗腿子鬼！王八蛋鬼！你会不得超生永远当鬼……”

就这样，小菟一路满嘴乱骂、唉声叹气地被押到何慕德的五百西西哈雷重型机车上。

但是如果您以为小菟如此容易屈服，那就太不了解她了。

彼此算得上是世交，看着小菟长大的何慕德对她可就一清二楚。

“哎哎哎，你又想干什么啦？”

小菟一边惊叫，一边挣扎。何慕德竟然二话不说，拿出一条绑货物的皮带子将她的腰圈住，然后绕了个弯，反缠在自己的腰际。这样两个人就几乎是缠在一起，小菟在后座的动静，他都能及时掌握。

“嘿嘿，这样你就甭想中途跳车。”

“哼，我才不屑用那种卑贱的柔招。”小菟眼看诡计被识破，恨得牙痒痒地，偏又装出一副嘲笑状。

“为了您大小姐尊贵的安全着想，最好如此。坐好，走了。”何慕德发动机车，以为一切妥当无虞，满意地笑着，载着小菟呼啸而去。

天晓得小菟为达抗拒目的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哼哼，臭何慕德，是你不仁在先，可别怪我不义！她偷笑，暗骂着，顽皮地皱了皱鼻子，悄悄打开背袋，手在里面捞呀捞地，捞出加菲猫布包，启开按扣，掏出预藏的法宝。她早已做最坏打算，所以预先在加菲猫布包里藏妥一条白布巾，上面以血红大字写着：“救命呀！我被绑架。”

小菟假装呕气不肯抱任何慕德的腰，却以最快的速度，将掏出的白布巾，三两下绑扎在背部，白布巾的四角则在脖际和腰间交叉打个蝴蝶结，以防风太大时被吹走。

何慕德还陶醉在自己的设想周到中，不疑有他，一路骑车、得意地吹着口哨，不知自己可能就要倒大霉喽。

风将白布巾往后吹得鼓鼓地，“救命呀！我被绑架”几个怵目惊心的血红大字，更加在风的颤抖里被夸张出来，引起路人侧目。

小菟就一路努力向路人们使眼色，暗暗诅咒何

慕德最好因此被抓进牢里关一辈子不得释放，从此别出现在她面前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拖延的时间，足以错过第一梯次的学校登记，造成既定的事实，等爹地妈咪回国要骂要刮也来不及挽回时，一切就能如她所愿了。

何慕德骑呀骑，突然开始感到奇怪，有点难以相信小苋就这么乖顺安静，不再有任何“出槌”。这未免太不像他所认识的小苋了。他脑筋飞快转着，愈想愈不对，然而就在他还来不及有任何发现或应变之前，情况果然就大大“出槌”了。

小苋大概死也没料到她千盼万盼而来的“救世祖”，既非警察，也非拔刀相助的路人，拦下他们的，竟是几个看来绝非善类的飙车族。

小苋暗呼糟糕！

以为是不良少年又要在街头闹事，路人纷纷走避。

“子！你很‘pa’哦？骑这种‘pa’车招摇！”一名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叼着烟把机车堵在他们面前。

“干！没见过这种烂痞子，光大化日之下，敢绑架女生？你混哪里的？”另一名头发染得红红绿绿的少年斜眼睨着，出其不意地就踹了何慕德一脚。

未料到有这一着，何慕德痛呼一声，勉强稳住差点因而倾倒的机车。

小苋吓得发抖，紧紧抱住何慕德，只能期盼有哪个路人出面干涉或去报警。

何慕德回过神，转头对小苋说：“别怕，我在。”小苋猛点头。何慕德扬了扬眉梢，一股乌气在他体内贲张，换作平时，早就给这些“卒仔”（su 啦）一顿海扁了，可是现在，被拦得莫名其妙，对方人数又多，为了保护小苋，他按捺住火气，勉强自己不可轻举妄动。

“兄弟，我得罪你们了吗？”何慕德暗暗拆开缠在腰际的皮带子，捏在手上，另一手则紧紧握住油门，预备情况不妙时，加速溜跑。

“干，谁是你兄弟？把马子这样把的？我看你他妈的是天生欠 K！”另一名身材比较魁梧、留着飞机头的家伙朝何慕德吐了一口痰，未料口风欠准，恶心的浓痰竟落在小苋的牛仔褲上。

“哎呀，恶心死了，讨厌！你们要干什么啦？”小苋看到自己心爱的白色牛仔褲被弄污了，气得忘记一切，破口大骂。

高大的家伙被骂得一愣，随即涎着脸笑着。“哈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风向测不准，非故意也，”随即摆上一副英雄救美的侠客表情，正色地说：“不过，小姐你别怕，我们会把你救出来的。”

小菟满脸愕然，嘎了一声，不知如何作答，咽了咽口水，欲言又止。

“真的，小姐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帮你摆平，对付这种败类，我们会给他死，你以后就不会再受到威胁了。”染了发的家伙得意地压了压拳头，指节啪啪作响。

小菟只好含混地“哦”了几声，勉强咽下去的口水，在喉咙里咕啾。

他们的对话，令何慕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愈听愈奇，不禁疑惑地转头盯着小菟。

“我——我——哎！”小菟不敢看何慕德的脸，低下头，玩弄着手上背袋的拉链。

“说！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何慕德厉声地问。

然而未待小菟回答，对方就开始炮轰了。

“干，你想威胁她吗？这里他妈的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干！这种人给他死啦。”大家伙一声令下，率先出拳，同伙的几个马上也欺身过来。

来不及问明真相了，纵有天大的内幕也得不死才能揭穿。何慕德反应极快，胸前背后虽被猛K了几拳，却仍然咬牙挺住，大喝一声：“小菟趴下！”扬起皮带充当皮鞭使劲退敌。

他用力挥出皮带，欺向前来的少年仔被抽个正着，惨叫一声，痛得捂住脸蹲下来，其他几个少年仔慌忙躲开，避开皮带霍霍旋绕的圆周内。

何慕德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脱离险境，一边死命地挥舞皮带，一时间，谁都不敢近身。

出路在前，岂可恋战？此时不溜，更待何时？

“小菟抱紧！”何慕德突然怒吼一声，乘机急催油门，在众人尚未完全搞清状况前，机车已向马路冲出去。

然而混乱中，不知是谁从背后拉住小菟，想要把她拖下车，同时喊着：“小姐跳下来，快，我接住你，别怕，快啦！”

小菟惊得非同小可，死命挣扎，所幸未因此被拖下车，只被撕下一片白布巾。

飙车少年们马上跳上机车直追。小菟还听见身后有人愤愤叫着：“追啦！干！怎么今天大家都没有操家伙出来，干破××！”

何慕德把速度飙到极限，风猎猎呼吼，几乎要把小菟掀下车去。身后被撕毁了的白布巾上，只剩缺洞的“最——架”在风中如裂开的幡帕疾飞。

那伙飙车族所骑的均是五百西西的小绵羊，就算经过改装，顶多也只能飙到时速一百多，终究难敌五百西西哈雷重型机车的马力，所以就远远落后，终于被甩开了。

就这样，他们反而比预定时间提早抵达目的地。

小苋惊魂未定，脸色惨白。

何慕德则脸色铁青，停好机车，高大的身影像一座愤怒的火山冲着小苋爆发。

“刘——晓——苋，你觉不觉得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嗯？慢慢说，没关系。”何慕德口气温和得几近平板，熟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唯有快气炸了时，才会如此说话，而且一本正经地喊她全名，小苋畏缩了一下。

“我，我也不知道哇！”小苋的脸躲在阴影中。

“哦——你不知道？那些人为什么说要救你？你，最好交——代——清——楚。”何慕德抓住她的双肩。

“你快要把人家的肩膀捏碎了啦！”小苋痛得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何慕德松开手。

“不跟你闹，时间到了，我要赶快进学校登记去。”小苋顾左右而言他，转身想跑，忘了闯祸的白布巾还扎在身后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何慕德一把拉住小苋，扯下白布巾，皱眉瞧了瞧，把残缺不全的字迹凑到小苋面前，紧紧盯着她，眼珠子仿佛要喷出火来。

“没什么呀，这只是最新流行的衣服穿法，你没见过吗？太逊了哦，有机会我教你怎么穿，现在我们去办手续吧，走嘛！”小苋刻意笑得好无辜，

亲热地拉起何慕德的手就要往学校的方向走。

“你在上面写了什么字？说！”何慕德一动也不动。

小菟瞄了瞄破布巾上的字“救——架”，灵机一动。

“我忘了呀，好像是——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写着‘救救皇上圣架’，那阵子我最爱看包青天了，尤其那集狸猫换太子，真是太精采了，哈哈，所以我——哈哈。”小菟笑得弯了腰。

“国小学生都知道‘皇上圣驾’的驾是驾驶的驾，不是绑架的架！”可是何慕德笑也不笑。

小菟讪讪地收起笑脸。

“不对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另外一件，这件衣服上面，我应该是写着：‘救救倒塌的衣架’，那阵子我的衣架老是倒塌，所以我……”小菟瞧了一下何慕德的脸色，声音愈来愈小。“当然我也可能写：‘救死鸭子，别硬上架’之类的，总之我在很多衣服啦、布条啦、丝巾啦，都写过很多句子，怎么可能记得嘛，是不是？唉，随你信不信啦。”

“我是不信！”何慕德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咬牙切齿的字眼从他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。“我想，你是在上面写着：‘救——救——我，我——被——绑——架’是不是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是我

最崇拜的大哥哥，我怎么可能这样陷害你？”小菟哇啦哇啦叫，头却愈垂愈低。

“你以为我是白痴吗？从那伙人突然把我们拦下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他们还口口声声说要救你，你让别人把我看成什么了？你晓不晓得这样胡闹有多危险，万一他们身上带着家伙，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？你以为那票混混真的只会纯粹英雄救美吗？结果可不只是害死我，还会害死你自己！”

“骂够了没？人家已经够自责够难过了！”小菟委屈地哭出来。

“你有丝毫委屈自责的样子吗？我看你是难过我竟然没有被砍死，还顺利地把你带到这里，破坏了你的精心计划吧？”何慕德残酷地吼。

小菟更加哭得唏哩哗啦。

“人家——人家——本来就——就不——愿——不愿意——念——商的嘛，是你——和爹地妈咪——狼狈为奸，是你啦——助纣为虐，你还敢骂我！”小菟抽抽搭搭地。

何慕德又好气又好笑。骂他也就算了，这小妮子气起来竟然语无伦次，用狼狈为奸和助纣为虐骂自己的老爸老妈，岂非头壳坏去？

“人家——根本不要——不要念——那些无聊的——书嘛。”小菟愈想愈觉悲从中来。她从来就讨厌透了学校教育，从小学开始就老是做白日梦，

希望有一天能够整天画图，看自己爱看的书，不需要再读那些无聊课程。之前几年，她屡屡向父母又撒娇、又商量、又抗议地，希望能够免除教育体制的“迫害”，她举了无数多的例子，像是从未受过正统教育训练的马蒂斯、像是罗德列克、像是爱迪生，甚至连三毛的例子都举出来了，她曾苦苦哀求地说：“你们看，人家三毛的爸妈多好，三毛不爱到学校念书，就请家教，让她一心一意学画画，你们一点都不开明。”

可惜三毛对他们而言，恰是个错误的例子，向来自诩开明的爹地妈咪只是耸耸肩提醒小菟——三毛最后自杀了，他们可不要独生女步她的后尘，然后无奈地摊摊手表示，国中之前是义务教育，如果他们准许小菟离开学校，就将触犯法律，一切就等国中毕业后再说。

好容易捱到国三上，爹地妈咪却又忧心忡忡起来，对小菟说：“可是你若只念到高中毕业，别人搞不好以为我生了个呆瓜女儿，连随便一所最烂的高中都考不上，那不是太丢脸了吗？即使你讨厌到学校念书，也不一定就得学人家当拒绝联考的小子嘛，是不是？和人家一样多没意思啊？唉！这样吧，你起码发愤图强一阵子，去参加一下联考，别考得太差，多少给爹地和妈咪一点面子，就算是报答爹地妈咪嘛，好不好？至于考完以后还要不要继